

经名:周氏具通记。四卷。陶弘景撰。底本出处:《正统道藏》洞真部记传类。

周氏冥通记卷之一

玄人周子良，字元稣，茅山陶隐居之弟子也。本豫州汝南郡汝南县都乡吉迁里人，寓居丹阳建康西乡清化里，世为胄族，江左有闻。晚叶雕流，沦胥以瘁。祖文朗，举秀才，宋江夏王国左常侍。所生父耀宗，小名金刚，文朗第五子，郡五官掾，别住余姚，天监二年亡，年三十四，仍假葬焉。所继伯父耀旭，本州主簿，扬州议曹从事。母永嘉徐净光，怀娠五月，梦一切仙室中圣皆起行，四面来绕己身，乃以建武四年丁丑岁正月二日人定时生於余姚明星里。期岁，为姨宝光所摄养，同如母之义。子良幼植端惠，立性和雅，家人未尝见其愠色。十岁随其所养母还永嘉。天监七年，隐居束游海岳，权住永宁青嶂山Q隐居入束，本往余姚，乘海舫取晋安霍山。平晚下浙江，而潮来掣船，直向定山，非人力所能制。因仍上东阳，欲停永康。忽值永嘉人谈述彼山水甚美，复相随度娇至郡。投永宁令陆襄。陆仍自送憩天师治堂，而子良始已寄治内住，於此相识。今讨竈绿由，如神灵所召，故其得来此山。不尔，莫测其然。于时子良年十二，仍求入山伏节为弟子。始受《仙灵录》、《老子五千文》、《西岳公禁虎豹符》，便专心於香灯之务。凡好书画，人问杂技，经心则能。后随往南霍。及反木溜，日一夕承奉，必尽恭勤。十一年，从还茅岭。此后进受《五岳图》、《三皇内文》十二年秋，其家中表亲族来投山居，乃出就西阿别癖住。以十四年乙未岁五月二十三夏至日於癖忽未中寝卧，弥沦良久乃起出。姨母不解所以，深加辩切，乃颇说所见，具如别记。自尔於四五旬中大觉为异，恒垂帘掩扉，断人入室，烧香独住，日中止进一升蜜餐。周家本事俗神，姨舅及道义咸恐是俗神所假，或谓欲染邪气，亟相蹙问，唯答云：许终是娄罗梦，无所知究，自怀愁虑，为复断隔耳。於是众人莫测可否，相与纵置，听看趣向。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，令外混世迹，勿使疑异。从此趋走执事，乃过於常日。其年十月从移朱阳。师后别居束山，便专住西馆，掌理外任，应接道俗，莫不爱敬。本性君子，讷言敏行，所可云为，默而能济。清修公正，纤毫无私。去冬欲，潜依冥旨。逆须别字，托以方便，冒求构立。虽建三问赢屋，经时未毕。入此年十月便密自成，辨窗户状帘。至十九乃竟亲属道义资其上。果要往看之，觉其潜形侧容，并莫知所以。至二十六日密封题束西馆诸户阁癖处磨洗，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。尔夕自移裯枕出所住癖，云当暂斋。或云暂行。二十七旦独在住家察，及还馆中，言色平然，了无一异。更香汤沐浴，着诸净衣，与文幸暮博读书，而屡瞻晷景。至日映后便起，云时至矣。即束带烧香，往师经堂中遍礼道众，径出，还所住癖。住癖住屋唯有三间，住束一问，西二问亦安两高坐，并有香火也。众人正言应就斋去，日哺问其弟名子平往看，正见於仙屋烧香出，还住户，问子平何以来。答云：姨娘气发，唤兄还合药煮汤。语云：我体亦小恶，即时欲服药，竟当还。若未即还，汝可更来。仍见铛中温半升酒。子平驰还说此，姨母惊怪，亟令走往，已正见偃外。子平不敢便进，俄顷所生母及姨母续至，见便悲叫，问何意何意。唯闭眼举手三弹指，云：莫声叫莫声叫，误人事。其母欲捧头起而蹴巾转，犹举手再过正巾，

须臾气绝。时用香炉烧一片熏陆如狸豆大，烟犹未息，计此正当半食顷耳。时年二十。先已装束，内衣上止着眠衣，加以法服，并坚结其带，脱草屨卷辟之。容质鲜净，不异於生。一切闻见，莫不叹骇。以二十九日映后殓，仍造玃冢於束冈。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映后定，即捧土成坟。此后音影寂寥，未通寤寐，将同人神之隔，为机会俟时乎？其得道原由、品号自具显所受《记》中，今略疏在世事迹，共所闻见如此，故载之《记》前。又尔日：於书案上得四函书，并封题上皆湿，一函与师，一函与后癯姨母等，一函与舅徐普明，一大函有四纸与南馆束山诸道士，并是告别，同云二十七日。计此，当时是从朱阳还，仍作书。作书竟，便烧香也。又检温铛中犹如常酒气，瓦盆中已被水荡，无气，都不见药踪迹，竟不测何所因托。检《记》中得药方，或疑脱是此。师既慷慨此事，追恨不早研究函，今人委曲科检诸筐蕴，庶睹遗《记》，而永无一札文，幸云一十六日烧两束书，可百余纸，不听人见。意疑此必皆已焚毁，懊惜弥切，心犹未弭。十一月旦甲子试自往燕口山洞寻看，果见封投一大函。登崎岳钩取，拜请将还，开视，即是从来受旨五月，唯有夏至日后四事，六月七月并具足，从八月后至今年七月未止。疏目录略举事端，称云而已，未测亦并。有事，如六七月而不存录，为当不复备记，止径略如此邪？今以意求，恐是不复疏之。何知尔？寻初降数句中，已得闲静，后既混揉，怛亲纷务，不展避人，题之纸墨，直止录条领耳。想此十余月中训谕何限，惜乎弗问，此师之咎矣。所封函中皆散纸杂揉，今依日月次第相连如法也。又从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复见一条。又寻所烧者，定当非此例，无容一封一焚故也。亦可是焚不可显出者也。又从来有令师及姨母知者止有数条，一者初夏至日昼眠，内外怪责，不得不说。二者断不食脯肉，亦被怪，不得不说。三者与师共辞请雨真旨，令改朱用墨，此不得不说。四者师得停召真旨，令告知，此不得不说。所可指的。唯此四事。自余或有访问，皆依违未略，初不显诏。又师经一过，因辞访移朱阳。及有所当事后，屡问蒙答，以不每云，未报，遂不显言。今料视，定已有答。寻此当是恐问便有酬者，则人人因托不少。若不为问，则被人责，若悉为问，便作冥旨，是以皆匿隐之。此《记》中多有真仙讳字，并诸教戒，便同依经诰之例，皆须诤案诤巾沐浴烧香，乃看之。若欲传写，亦应先关告众真及玄人，不得皆悠悠外书记也。周所住癯，庭坛有数株大相树，其户前一树甚丰茂，甲午年腊月望日忽见有如糖洒徧树上下，中问尤多。于时哺许，华阳都讲丁景达来看徐普明，并见之，惊问。见此甘露降下，家人不欲显此事，仍戏言：向小儿以糖沃之耳。因共值尝，正如密味，亟折两枝见示，以插户帘上，十余日犹在。按《瑞图》：甘露降竹梧，乃是瑞气降。按说寻此庭坛边诸树略育，唯此对户者独浓，必当是欲显已应有神灵降引之事故也。又周所住屋南步廊夹两边种竹，竹根穿入廊下。乙未年五月十八日共其舅徐普明在中堂为谢家大斋三日，竟，散斋。日中后其舅暂还癯，忽见步廊竹根生一笋，三寸已上分，为二条，并抽筠擗齐长九寸。昨都不见，而今忽有，普明知是异，恐小兄拔弄，仍折取来中堂，遍示诸道士，咸共嗟叹未尝有此。隐居深恨不置令成竹，又恐烂坏，乃炙乾录之，即日犹在。按竹是星精，多会神用。湘州人作同心竹，皆伺抽笋，因刻边为孔笋，乃带创成四，此犹

是一竿竹，唯中央两边凹耳。未尝有一竹而分为两笋共本各床者。此月二十三日夏至日，便有感降事，当是复表其冥符合欢，有梧竹之德也。又周移朱，阳馆，於束立屋，积茅在屋束北，覆屋后残茅，周往更敛积，忽见一白龟可长六寸许，身形皮甲，通白如滑石，唯厌上有四黑文，状如书字，不可识。捉取骯弄良久，乃欲将还，意不敢，遂放之。还即向其家说此。按龟本灵物，久寿先知，又出积茅之下，欲表是茅岭之灵。凡白物率皆神奇。隐居闻此，欲表上之，更寻觅，不复见而佐近道士多云柳谷问常有一白龟，人欲取辄失去。疑此龟犹当是，而数百步家此积茅中，第恐有以也。

右此追记，忆见其经有此诸异事二条。

启事

臣弘景启：去十月将末，忽有周氏事，既在斋禁，无由即得启闻。今谨撰事迹，凡四卷如别，上呈。但某覆障疑网，不早信悟，追自咎悼，分貽刻责渊文，口具陈述，伏愿宥以间愆。谨启。十二月十六日。

勃答

省疏，并见周氏遗迹，真言显然，符验前诰，二三明白，益为奇特。四卷今留之，见渊文并具一一，唯增赞叹。十一。一月二十日。神笔右，此周去时，先生正在郁岗隐斋叶限，不获即得启闻。后撰写遗记毕，方遣潘中正出启，上呈圣上，登於内殿，开读四卷，委曲备小，事事顾问，亦随事奉答。

右周传。

五月事

一依本写，即事有隐者，令朱注谄诏。

夏至日未中少许，天监十四年乙未岁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。在所住户南林眠。始觉，仍令善生下帘，于时住在西阿姨母癖中，善生是两姨弟，本姓朱，七岁时在永嘉病十余日，正尔就尽，隐居若为救治，仍舍给为道子。又眠未熟，忽见一人长可七尺，面小，口鼻猛，眉多，少有须，青白色，年可四十许，着朱衣，赤帻，上载蝉垂，缨极长，紫革带广七寸许，带肇囊，笔囊作龙头。足着两头为，乌紫色，行时有所索索然。从者十二人。二人提倨，作两髻，髻如永嘉老姥髻。此髻法，宽根垂到额也。紫衫青椅，履缚椅，极缓。三人着紫椅，褶平巾积，手各执简，简上有字不可识。又七人并白布椅，褶白履鞋，悉有所执。一人挟坐席，一人把如意，五色毛扇，一人把大卷书，一人持纸笔、大砚，砚黑色，笔犹如世上笔。一人捉教，缴状如毛羽，又似彩帛，斑驳可爱。缴形圆深，柄黑色，极长，入屋后，倚檐前。其二人并持囊，囊大如小柱，似有文书。挟席人舒置书林上，席白色有光明，草缕如菲子，但织缕尤大耳。侍者六人，入户并倚子平林前。此人始入户，便皱面云：居太近。后仍就座，以臂隐书按，于时笔及约尺悉在按上，便自捉内格中，移格置北头。所住屋是西厢，有两间，去堂屋止三间步廊，子云太近，后恐是逼堂，而堂于时已被烧尽，未解近后之旨。住屋东向，北边安户，五尺眠林约西壁，即所昼寝者。头首西，故得见外。又一五尺，安北壁，即子平住也。一方五尺，安窗下，施书按东向，砚本在按北头，笔格在南头，故移就砚而嗯按安也。问左右：那不将几来？答曰：官近行不将来。乃谓子良曰：我是此山府丞，嘉卿无

愆，故来相造。子良乃起整衫，未答。云予时自觉起对分明，而人见身犹外，伍伍不自解。仍问曰：今是吉日，日已欲中，卿斋不？答：依常朝拜中食耳，未晓斋法。又日中食亦足，但夏月眠不益人，莫恒贪眠，又答体羸，有小事竟觉倦，倦如欲眠，不能自禁。日：小小消息，无苦。因风起吹教欲倒，仍令左右看教。赤豆在庭中戏，走来垂至缴边，左右以手格去。郎善又来架子上取堰，触此左右，善便倒地。此左右以手接之。此人问那得此小儿子？子良答：家在钱塘，姓俞，权寄此住。又日：勿令裸身，善神见之。小男儿名赤豆，年五岁，是俞僧夏儿，云多灾厄，暂寄道士问。夏月裸身出戏。又问郎善何人。子良答：家在永嘉，依应陶先生。又日：陶有美志，为人所归投。郎善姓徐，乐成县人，年十六七许，先依随隐居还山，今已去。又语子良曰：卿父昔不无小过，释来已三年，今处无事地。白云坟冢在越，虽自羁回，亦不愿移之。南头有一坎，宜塞去。其今欲同来，有文书事未了，不果。明年春当生王家，以其前过未尽，故复出世。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枢出西，事不果。周是角家，过此未申酉岁，乃更议。当是其父不许移故，因此告。即往验，果有坎，已塞竟。卿前身有福，得值正法，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，按录籍，卿大命乃犹余四十六年。夫生为人，实依依於世上，死为神，则恋恋於幽冥。实而论之，幽冥为胜。今府中阙一任，欲以卿补之。事目将定，莫复多言。来年十月当相召，可逆营办具，故来相告。若不从此命者，则三官符至，可不慎之。子良便有惧色。此人曰：卿趣欲住世种罪，何为得补吾洞中之职？面对天真，游行圣府，自计天下无胜此处。子良乃曰：唯仰由耳。又日：卿自幼至今，不无小愆，可自思悔谢。若不尔者，亦为身累。凡修道者，皆不裸身露髻，枉滥无辜，起止饮食，悉应依科。聊复相告，言穷於此。今还所任，方事犹疑，冀非远耳。卿勸吾言，勿示世中悠悠之人，山中同黑知之无嫌。便下席，未出户，见门上有令春、刘白等，令卷是姨母问婢子，刘白是白从子。乃又曰：勿令小儿辈逼坛靖，靖中有真经。前失火车大屋基，今犹有吏兵防护，莫轻垮慢。其辈无知，事延家主。门是前，中隔阁，静屋及坛在阁外。经堂被烧，移经出安静中。堂屋四问，东二问作斋堂，西二问姨母住。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烧，四问都尽。姨母修《黄庭三一》供养《魏传》、《苏传》及《五岳》、《三皇五符》等。所云真经，当指在此，但未解空基处，云何犹有防守之。卿姨病源乃重，虽不能致毙，亦难除。子良因问：不审若为治疗，腹中又有结病，何当得除？答曰：不可即除，岁月之问，不知若为耳。腹中亦有卒可差，别当向卿言。前云事延家主，家主即姨母，所以自说病事，不由於请问也。姨母年四十七，素患风玲，怛上气，腹左边有气结如杯大，从来医药所不能愈也。令春等去，便下阶而灭。寻神明出入无方，乃并林不疑，而亦有避人时，盖是遏·秽贱者不可触冒。右一条是夏至日书所受记，书四羸白纸。此承依别，自是赵於保命四承居火着名或伯，河东人，主记仙籍并风雨水，领五芝金玉草事。出《真拙阁》。

其夕三更中，复闻一人扣户，云范帅来。未应已进，修壮，形貌端严，着大冠似如积，服绯，从者唯三人，衣色黑，晴时不可别。户外有光，状如把烛，不见光形。帅倚林前而言曰：仆姓范，为定录府鬼神之司。

定录、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分，各天真守之。二君并姓茅，是兄弟刀兄弟定录弟守保命。卿亦应已知之。向有大丞游行界域，记人罪福。过造卿，闻二君及府中诸监僚选卿为保籍丞，此位乃始立，以助领诸簿录。其任数小而高清为美，兼得宗庇真仙·二三为宜。卿向酬对，丞极不恶。后何以与姨议异，遂使日司闻之，以白丞？又疑是袄俗，丞·大不悦，欲执卿为无信之过，故令仆来相告。观卿俗意未豁，嚣尘易迷，何以苟纵於七·魄而拘制於三魂？实由卿素履帛家之事，此辈小物亟称其功而惑人，意其为牧约之卿。倘早议不乖，则墨简不书。周家本事俗神，桡俗称，是帛家道。许先生被试时·亦云尔。子良祖母姓杜，为大师巫，故相染逮。外氏徐家，旧道祭酒，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。是以但虑为俗神所犯尔。日见其沦朴不已，乃具相戒约。既未达真旨，故不得不挟疑耳。子良曰：向实有疑，令敢复异？帅曰：夫神圣有旨，岂是辞讼所说？兼向丞总领昊越，任之大者，自来宣谕，何得不从？尊府君亦有诉於丞，云无·复嗣，丞已不许，幽冥面告，尚不得停，而死秽身投片辞，亦自不达，达亦不许，徒劳纸墨耳。于时姨母欲奏章上言，并令其作辞陈诉，故师此语以断也。卿朝夕烧·香，乞长生神仙，今既果愿，复何所？言二·真今中问往太元府，至今未反，恐还当问，丞故令先来相实，可依心答旨。二君兄是大司命太元真人，治大霍之赤城，·当是夏至日往彼朝谒未反也。子良答曰：俗人童蒙，不辩真正，曲垂贷宥，实敢回异。帅直云：好。又曰：卿每礼拜，先依科朝四方竟，辄更礼拜司命、定录、保命·三真君。既居乡，故应尔。于时子良携屐横在将前，又不着衣眠。帅云：作道士，法不宜露眠，不宜横携屐，横携屐则邪不畏人。子良唯应尔。科戒云：上豚脱履，·令正背豚，盖为如此。凡道士应恒着眠衣服，状如小单衣。法亦不得露髻寝也。子良又问：既灵圣垂旨，敢希久停，可得申延数年不？帅云：下声傍人闻。前共疑·议，日司已白，令来取实，犹复求申，更恐其闻奏，故令下声，非必畏人闻。于时子早亦在别林眠。又曰：向所言事不得。尔自己有定，兼复此职不可久空，所以勤·勤重来者，正此耳。今又私与卿言，勿泄之。卿既无解术，犹应柄质有所，唯大岭之南、故园之地可得安厝。若其地多石，则看北良常山左侧，应好地，莫还本基。·本基既坐秽，兼复芜满，若葬之必不为卿益。竟不测岭南园地在何处。良常在朱阳东北十里许，山连冈亦至此问，从来不闻其履行看地。今日仓卒便於此束冈营冢，·后得此记检看，去年十一月八日定录告云：作屋处於卜葬不便寻。其初作屋时，欲近东大窠，隐居嫌窠大而远，今还西信，明知今葬处已是间合先旨，虽非同此帅良·常之言，而会定录卜葬之告也。既云无解术，应柄质有所者，则此尸骨不还，所以冷觅好安冢地耳。其余棺枢法周，犹依世法用。凡所受经符，可以自随者，则其神·卫从人复宜须三师姓讳，兼受法年月，恐三官水神复更考问，皆应答对，不得落漠。留疏与家，令事事亦如此，是为依师教也。自题《五岳图》、《三皇传》及诸经·符，并云佩随身，但不知三师的是何者，即谓当作籍师、度师、经师义，为直是师师相承之三世邪？竟不问其寻觅，此又经记所论，人命终复不问仙之与鬼，必皆由·三官开过，皆须有所承按根本。由是言之，师资之结殊不容易。仆今去矣，勿忘此证。卿虽绿质有定，亦须用谨。正谨者，邪黑不干，神明卫护，则招感

易达。卿既处此尘谊之中，仆等难复数来，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汤方云：脱觉体不快，便依此方浴。此方要卿那得？子良答写《真诰》中得。帅曰：此是南真告杨、许者，卿得之甚好。二君亦标挺。言未绝，闻子平觉，便欽去。

右一条即夏至夜所受记，细书一大度麻纸满。此范帅即保命四鬼帅，范名疆五，四帅之大者，事出《真拙》。但未了自称仆而卿人之意。二十七日二更中，开眼见一人在状前，容质端正，有须，须甚厚，细眉目，年可二十余，颜状其#2可爱，着芙蓉冠，垂青缨甚长，着衣状如单衣，而有朱青黄白相杂，厕似锦，复非素，腰带不知是何所着，亦有光，如前范帅来时烛光也，烛自而已。自云是中山人，因言曰：茅君用尔为丞，已遣丞帅来相报，事已定，吾今来教尔修道之方，可从而言疏。子良仍起褰纸疏之。

五月二十七日事。此人见子良题此，乃笑曰：知记月为好，岁代久远，让人见之，知其何年？子良曰：前丞帅来已记年，今诅须，又曰：纸纸记为好。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。太岁乙未。按如此人言，便非禁留世，未解周封藏之，意当示传泄不由放已。杨、许先边亦是佗述故也。夫作道士，皆须知长生之要尔。既未能餐霞饮景，克己求真，徒在世上，无益於体。今所以相征召者，一以助时佐事，二以受业治身，庶积年月，得其力耳。五藏全，其髓填实，方可以求道尔。今四体虚羸，神精憎塞，真期末可立待，即亦可日一伺二星，以通其感。子良因问：不审此星在何方，面形模若为？答曰：北斗有九星，今星七见，二隐不出，常以二十七日、月生三日伺之，其形焕耀异余者。尔今可画作七星，当隐约示其首向。子良因染笔作七星形，此人曰：我无容运手，尔但安二星置纲之头，当相告也。次安此问，是不答亦非二。又安乩更问，答此是也。当烧香整心伺之，见则祈乞，随心所愿亦别有叹，后当相告。今夕三四更中，可试看之，勿令人知。伺时人知则不可见也。又曰：吾今去，勿轻示人。世上亦有经，子有宿业，故口相受耳。不闻开户声，徘徊而灭。

右一条二十七日夜所受记，书一大度簿，白麻相接续满纸。按《别记》，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，本中岳人，今来华阳中，不显何职。后受《洞房经》亦是北君口。是尝教学者。《真诰》中无此人也。伺北斗二星法，出《方诸洞经》中。周从来都未窥上经，性谨直，亦不议求请。追恨不得以诸具经及杨、许真令一见之已。虽不复任此要，自於师心有亏。

凡此三条，皆髻佛梦耳，不正分明。

又别梦见悬岩峙壁，郁然若似青蟑中。某在山下望见山上有二人，一人着远游冠、锦绣之衣，其意言是保命君；一人犹是向高座上，老子也，相对而谈。某亦不解其语，须臾便觉，竟不知此二人后何所适。

右一条二十八日昼寝梦记，书两羸小白纸。

按寻记，凡标前云梦者，是眠中所见，其有直云某日见某事者，皆是正耳觉时其见，但未知为坐为外耳。从乙未年八月以后，游行诸处，此皆是神去而身实不动也。又诸记中往往有黯易字，当是受旨时匆匆，后更思忆改之，昔杨君迹中多如此。

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，几四条事，大书小八白纸。并与目录相应无阙。

周氏冥通记卷之一竟

· 『弟』字疑衍。

#2 『其』疑应作『甚』。

· 『浩』疑应作『拙叫』。

周氏冥通记卷之二

六月事

一依本写，即事有隐者，今未法诠记。

六月一日夜，凡此端皆题纸，皆作乙未年。复见前丞来，乃着进贤冠，犹如前侍七白衣人，所执持亦不异，舒坐席，坐南林。复有二人年并十五六许，形服鲜丽，皆作两髻，着衣似单衣，复如椅，似绣而非。丞言曰：一日有期，差不为疑。仍指束边一人曰：此华阳之玉童，定录、保命二君令来相谕。又指西边人曰：此紫阳之侍童，二君昨诣紫阳，陈卿事原。应作此源。紫阳乃戏言：大族贞虚，其中凌云者，理非一人。定录曰：此盖见由耳。紫阳笑曰：束华紫微当焚录邪？丞曰：吾想此言实是赏赞卿也。华阳童乃言曰：夫腾龙驾霄之才，理非涉世之用。荣华畴应作筹字。略之心，岂会神真之想。尔情无滞念，胸臆萧豁，是以果而速之。若无此虚豁之心者，则一志而不及，一向而不回，此二能得道？尔既无才学可称，又乏至德之美，特是采绿访命，加以边少愆累，心无沉滞，故得耳。勿区区於世间，流连於亲识，眷陌富贵，希想味欲，比并积罪之山川，煮身之鼎攫，善思此辞，勿足为乐。若必写此，则仙道谐矣。又问曰：陶氏才识何如？答曰：德操渊深，世无其比。又曰：然恐缘业不及，如何？紫阳童仍言曰：君言君言是称紫阳语也。神仙易致而人德难全，是故二象虽分，其问犹混。真道可闻，而不可见。人道可见，而其行难闻。夫为人者，皆贪虐诞欲，恣情任美，所以三恶不离其心，五情不节於体，皆由先世种罪多故耳。若生在中国，知有道德，人身完备，才明行笃者，皆宿命有福德也。述君言似讫此。尔宿世已生周家，君之余嗣也。今生又在周家，虽出庸俗，先功未弭，故得受学仙宫，任褻神府。君昨叹云：一与其别，已数百年矣。诚子之辞讫，劝子之士计尽。可善勸之，方当往来，不为久别。又仍曰：君已改子名字，因人相告。二童便出户。丞曰：二人言尽此，皆真君授其语，令相论。吾不得停，寻更来。下席便灭。

右一条一日夜所受记，书两小度羸白纸。丞犹是赵丞；华阳童依后记云姓景名本期，紫阳童云姓凤名灵芝。按此云已改子名字，别因人告，而后八日来说所改名。字，即犹是此童也。当是其今未敢言耳。

六月四日夜，华阳童来授曰：尔既挺思合神，必不会世心中人，惟欲求利。尔不能益，则有不悦。尔今事人，尊者若骂晋，尔得骂时，当存念身神，耳可得闻而心勿受。尔莫口应，若骂畜生、禽兽之属，皆当即沐浴。此为贼身之大秽，秽则真神不降，邪气侵人。昔有刘文长师李少连，少连苦酷不道，鞭打驾誓，无有时节。文长受而口对，积十一年，山神遂侵试之，后成邪注病，今在保命丞问为散使，绿前身有忠朴之心，故得为正神所使。少连今犹在河间，画夜辛苦，不可得见。譬如此事，可不慎之。言此而去。

右一条四日夜所受记，书一白栈纸。去岁闻其家说，姨母常修服诸符，但令·为书。其既始有通感，於书符失时，兼亦不谨，姨母责骂甚苦。乃云：人家养犬，亦须守吠逐鼠，养沙已不得供养，止书符写书而不用意，用汝何为？伊于时意色极 不好，今有此告，当由斯源也。姨母以其年少伏事人，恐过失，每课厉非一。从此后得骂便喜笑悦，竟辄沐浴，大小咸怪如此。至於师长之问，实未尝加以言色。今 则文长、少连为簪，当以在三之义均耳。

六月六日夜，见一人来，仪服甚整，着丹衣，青被、芙蓉冠，冠上又有小平盖，盖青色，紫缘边，背上佩三青色铃，年可二十余，面甚白，微有须。侍·者四 人。二男二女，至良久，乃言曰：我是桐梧仙人邓灵期，闻子合道，故来相慰。子良曰：凡庸下贱，少乐正法，幸藉缘会，得在山宅应作泽字何期真圣曲垂，启降自 顾，腐秽无地自安。若前缘可采，愿赐开度。仙人曰：善哉辞也。子千生已来，种福多矣，自然而会，何待开授。度子者当自有人，吾特嘉子缘德，来结交耳，幸无 谦辞。桐梧当复有来者，当善相待，吾今去矣。下旬间更相遇，方事游适，两念相存。执手而去。

右一条六日夜所受记事，一青纸。依后别记，邓始得为桐相帝晨执盖御史，领华阳，学仙禁。《真诰》中所无。云桐相复有来者，当谓后徐玄真也。

六月八日夜紫阳童来，装服如前，言曰：欲知我姓字不？子良曰：愿闻之。童曰：我本姓王，字子迁，太原人。宿命时父为陈留太守，仍移居丹阳。我年十五 化。前身有福，得生为人，复修功德，死为神补紫阳内宫玉童，赐姓凤，字云芝。君今改子名为太玄，字虚灵。童凡所称君者，皆紫阳也。不改姓，仍取周也。此名 字中皆有旨趣，今略为述之。太者，元始之极，而质象含真。玄者，谓应虚无之黑，挺分所至，非修身立功所得。虚者，谓形同乎假，志无苟滞，萧条而应真。灵 者，谓在世而感神，弃世而为灵。此表裹成功，飡流后裔也。略陈其纲纪如此。别有幽奥处，未可便及。此名不施於世，且莫显示。子良字元稣，此乃世之善名，亦 不胜於世，直是施於冥中耳。言讫便去。

右一条八日夜所受记，书一白滕纸。

其军从兄弟皆以子字为名，子良是其本父乍生便名此，无别小名也。字元辞者，是癸巳年十七於华阳东岭冠师为作此字，烧香启告以受之。按后记云，所改名即是青录玉文者，当周名仍取以名之。

六月九日夜，梦闻人语，不见人形，声气高厉，谓子良曰：若披罩紫，盖游适偃房者，神仙之渐也。唯言此而已，意而言，是定录神，君隐告也。须臾觉，便见 前丞。丞白：向来者，尔识之不。答曰：不识。丞曰：是真人尔，未宜见之，故遥相告尔。按此前华阳中，唯丞帅及童来，而二君都未降，今此隐告，方为其始 也。又曰：尔闻血臭不，答不闻。又曰：尔体血流，释那不自知。答曰：自谓无血，唯汗耳。丞曰：汗之与血，一何异乎，汗者血之精华，人血犹如水，寒则上凝， 夏则上清，清则流泄，易凝则决冰而血出，是尔陂塘虚微，故不能止於流耳。人血如渊水，不厌其溢，但患其竭。吾有筑塘之卫，当为尔治之。今但俟景抱华，亦能 微微为效。吾今且去，外已有人来。下席而灭。即见一人入，侍者三人，来至肺前而言曰：我是张孝，字子安，荣阳梨

井人也。直言此而减，见年可三十许，巾紫方冠，着绣衣，当是高仙人。

右一条九日夜一梦闻一受记，书一白藤纸。依别记，张子安是华阳中萧闲堂主，上《真诰》所无。

六月十一日夜，有一女人来，岭裹，形貌妍丽，作大髻，通青衣，言曰：今夕易迁中有四人欲来尔所住处，今既在此，当不果。至十九日，只当来耳。子良言：侍从师还此，不知今夕有垂降者，欲还住处仰俟，可得尔不？女曰：既已在此，已夜，不须复还，恐人相疑。亦不须道今夕来此意。子良问：不审氏字可得示？不女曰：姓李，字飞华，淮阴人，来易迁中已九十四年。既始受学，未能超进，今者之来，乃赵夫人见使。便别曰：十九日期君於西阿。子良敛手而别。此女年可二十三、四许，有两人同来，唯此女言耳，一人当是侍者也。

右一条，十一日夜所受记，书一白藤纸。此日，师出冰馆，仍上山，日没后还东岭。周逊入至住处，已黄昏，仍留其停宿。于时，在冰口屋寻岭内清挣，神女不集，西察混杂，反欲相从，未达此趣，以为於色。

六月十二日，有五人来，乃三更中。

一人年可三十余，黄华冠，云锦毛衣。侍者四人，执紫毛节，持流金铃，此冯真人也，《真诰》有。

一人芙蓉冠，绛绣衣。侍者二人，无所执，则张子安也。《真拙》见。

一人芙蓉玄冠，绿绣衣。侍者二人，则中山人洪先生也。《真拙》无。

一人敖绩朱衣，紫草带。侍者六人，皆公服；悉有所执持，则乐丞《真址》婴者。

一人两髻，亦绣衣。此华阳童。

右五人，前三人列坐南状，丞及童坐书状子。

丞前进曰：今夕有高真来，可起，可起。子良因起拜前者。前者曰：可子良还坐。又曰：周生修功积，可谓不负其志乎。张君曰：明鉴镜察，理当照其胸怀耳。答曰：如来辞。洪君曰：见周生不中路怡发乎。怡发字，并应作息废字。答曰：不怡发，虽怡亦不能毁其金简。丞曰：周生可谓，保仙之人。前者乃问子良曰：今日诸人来，畅尔怀抱不？子良答曰：枉蒙上真赐降腐秽，欣惧交心，无以自厝。乃笑而不言。华阳童子曰：此诸真人，君当不尽识，今将相告。上者嵩高真人冯先生，第二即萧闲仙卿张君，第三即中岳仙人洪先生，第四乃保命府丞乐道士，第五则我华阳之天司农玉童。故令君悉知姓位，此中诸位任何，如世上侍中公卿邪。子良答曰：真仙高灵，岂得以比於尘俗。丞曰：能察幽惻，应作测字。冥者，周生是也。今者既曲纡真降，愿各为其述一文。真人曰：卿是其明证，可前作。答曰：敢不闻旨，但恐卑人居前，非礼耳。丞乃令子良襞纸染笔，口授曰：华景辉琼林，清风散紫霄。仰攀高真士，波空驭绿朝。放彼朱霞馆，造此尘中僚。有绿自然会，不待心翘翘。

冯真人授曰：

太霞郁紫盖，景风飘羽轮。直造尘津际，万秽浇我身。自非保仙子、安见今日人。过此未申岁，控景朝太真。冥缘虽有契，执德故须勤。

张仙卿授曰：

写我萧闲馆，游彼尘喧际。骋景盖飞霄，寻此人问契。周生一何奇，能感玄人辄。无使凌云干，中随严霜折。

洪先生授曰：

灵风扇紫霞，景云散丹晖。八素不为迥，九垓何足巍。志业虽有口，少一字。习之亦成微。勸此今日事，金阙方共归。

华阳童授曰：

悬台浚紫汉，峻阶登绛云。华景飞形烛，七耀亦殊分。写此步尘秽，适彼超世君。勸哉二祀内，无令邪世门。方为去来会，短辞何用纷。诗毕，冯真人曰：诸人所述，足以相劝戒，可自思绿运，克列单心。应作厉丹字。当复有来者，若能用思入微，飞龙轶於霞路，奏凤响於云衢，神童启节，玉女侍轩，岂待弥劫乎。得道悉在方寸之裏耳，不必须形劳神损也。世人唯知服食吞符苟，非其分，亦为徒勤，更不及专营功德，善积功满，道亦可议，但於后生得之，不施於今身矣。此言亦可告家人，

今知之。子良唯唯奉从。张曰：真君此言，可谓至教。若更能超瑜往此，则二府希之难矣。萧闲堂兮，将为周子之游馆乎。洪君曰：仁功苟积，则选为真人府中 小丞？其亦未必止此。丞曰：其功已定，亦何必须勤勤。童曰：二君亦适人所为，不必相逼。若能积业更深，则成真人功夫。若息，犹当不失此。丞言毕，同辞别，徘徊户内而灭。

右一条十二日所受记，书四白纸。此中玉人，三人已经来，冯真人、乐丞，今降。案《真诰》有，西岳真人冯延寿，疑此应犹是也。乐丞，字长治，成阳人，主 灾害，四丞中之一也。夫仙真诗咏才辞，通皆相类，《真诰》中有此甚多，亦无相越者。寻此降集所受辞意，如似略示东华保晨之举也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，见前帅来言曰：比者真仙游降，足致欣畅乎。我比恒有事，遂成冥隔。子良答曰：近来乾坤澄净，七景齐明，仰降高灵，稍蒙已数，但滓 秽无以克承耳。帅曰：是卿千秋之功，无嗟以滓秽为辞，但卿六世祖眉为谯郡时，尤好射猎，杀伤无数，赖其中时复营功德，罪已得释。卿不宜复食肉，食肉恐先源 建卿，幸可慎之。仙药草自足，何急瞰此。恐卿不悟，故因暇来相报尔。子良唯承受，帅便去。

右一条，十三日所受记，书一小碧纸。未检汝南周家谱，不知周眉晋何帝时为谯郡。杀戮之咎，诚为莫大，但身尚以蒙释，方虑殃延苗裔，小为难解。亦当如立善功，身既荷福，庆流子孙邪。此帅一仆一，我亦未领。

至六且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后，依别记目，有六月十五日，中岳洪先生授《洞房经》云云。而检函中，不见此受，恐当是修事与秘重不题文边，亦可已别投藏计，此正应是外斗法，事与前二星相涉，所以犹是。洪先生授之，闻其在西癖。及移朱阳，所眠一林，绝恶人近身，少游杂。夕辄别林外，如此必是修方诸卧斗之法。此法是上清中品经理，非下仙之品。又一人来，甚华少，白衣，传范帅语云：前故相告食肉事，遂不能断耶？今旦何意往他人处食脯？从今去，勿复尔。望采前言，副今日怀。子良答曰：早至师间，师赐食，谓是甘果，不以为欺。又奉今旨，敢复近肉？此人应尔而去。

右一条，十五日所受记，一。白藤纸，其好全似杨君体。其十四旦已向姨母云，不得食肉。晚入岭，亦见向说，如范帅语，于时即然许之。十五日旦，又入，因进往潘渊文问，潘与共醺，仍逼劝令其专志，夜便得此信。十六日旦，即复见向说之。从此都断恶。其今答语云：师赐此，亦复方便说，以懈责也。其去岁十月至今 年三月，恒菜食，既辛苦疲瘦，姨母更劝令渐进，裁少少而已寻又造罪尤非唯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。众生理乖慈育之气，涉乎仁心者，必宜断之以成性，是以仙圣为体，一向绝之。六月十九日，有五女人来，此则是前十一夕李飞华於岭裏所告，十九日期於西阿者。第一易迁领学仙妃赵夫人，字素台，年三十许，彩绣衣也，《真诰》有此女。第二易迁左嫔王夫人，改字太英，年二十许，紫衣也，《真诰》有王进贤，恐是改名即是。第三易迁右嫔刘夫人，字玄微，年二十许，绿衣，《真诰》有刘春龙，而此不同，若 1 百改名，恐非。第四易迁都司学陶夫人，改字智安，年四十许，上绿下紫，衣科斗，恐许，此改即是许缘母。第五易迁受学李飞华，年可 二十许，前已经来者，上绿下碧衣《真拙》无此。前云：入易迁始九十四年。

右五人字位并李飞华所说，说竟，四人齐坐，李犹倚。又有八侍女，一人捧巾箱，箱上有题，一人腰各带大符，符方一尺许。黑书青素，上一人执一函，以盖致函下合执之，函中有囊，囊有黄题，应是经书。四人各 执一牙板，板上字极细，不可识，并皆样绫衣，紫绛为腰带也。众仙自共语良久，似论子良事，不正了其旨。赵夫人乃见告曰：子冥契久着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。子良答曰：不以猥俗，少便依道籍，以绿幸能栖林谷，岂期一旦真仙启降，喜惧交心，无以自安。若前因可采，愿赐神仙要诀，以见成就。夫人曰：子名书紫简，何 忧不仙，而求於我。我犹仙人耳。刘夫人曰：周生，尔知积业树因，从何而来，得如今日乎？子良答曰：微尘下俗，实所不究。夫人曰：今略为说之。尔生周逵家 时，已应得道，为贪浊弥多，遂不致获。次生刘伟家，乃得学道精勤之福，方流今身尔。已经三过上仙籍，其中或犯非法，而复落去。今日之会上录来已七十余年， 故经生死乃遂。吾经以此事谘受录君，君见告如此，故为宣说，令知源由耳。王夫人曰：刘右嫔之言，备说幽显宿命，尔可心自知之，勿示凡俗悠悠之人。陶夫人 曰：周年十九丁丑生，水命人。因谓赵曰：此比何似。赵曰：亦无定。总真王君丁丑生，水命人，位为高真。张酸亦丁丑生，乃沉沦三官。此不可为定，但论功业何 如耳。陶曰：实如来告刘夫人，又告子良曰：夫神仙虽通玄感彻则易，但凡情虚微，不能招其感耳。我等今来者，直寻有道者耳，非浮游无着，泛滥而行也。幸勿令 人知，知亦未然，此事或生疑诮，以回尔心。我乃无怪於彼，但恐自招其罪耳。子良曰。已蒙神降，岂敢自有疑，但欲时呈师母耳，不敢以告悠悠者。又曰：亦勿甲 乙告之。赵夫人又告曰：仙道有幽虚之趣，今粗为说之。夫为真仙之位者，偃息玄官，游行紫汉，动则二景舒明，静则风云息气，服则翠羽飞裳，乘则枫输灵松。浮 海历岳，游陌八方。进无水火之患，退无木石之忧，岂不足称高贵乎。人唯见轩冕之荣，嫔房之乐，便为极矣。所以真道不交乎世，神仙罕游人问，正为此耳。纵有 知者，亦不能穷而修之，或修而不久，或久而不精，诸如此事，良亦可悲。周

生，尔勿效此，凡庸之畴也。王夫人告曰：夫一志直往无回还应作环字。之虑，潇洒任理无累着之心者，此乃保贤之子也。倘有穷幽测远，远求师友，书夜辛勤，积以岁月，或直坐一山，修经用法，吞符翕景，处七元者，亦皆能致道，终不及积业用功果之快耳。尔可以此事告於来子，令勤之也，修此不止，不患身后，徒空尔自己，定无烦於其问矣。陶夫人曰：若能守道不动，服气吞景以镇五藏者，亦能得地仙，长生不死。若无金丹五芝，终不能飞游太极，动静无方也。吾今犹是仙之中者，未及上仙下真也。前服气诸事，往亦为之，而得如今日耳。周生，尔营之乎。言语粗悉，入四更中。赵曰：星已疏矣，行当应曙，相与去，和诸人同应去。赵又曰：方当去来，不为久别。王曰：赵夫人来当无不相随。刘曰：来月三日，当往东华，呈学簿，当学陶夫人相过。子良问：何学簿。曰：是易迁中教仙人学业有进退之簿。二月，日多一呈，呈束华大司命，入月三是，此二月之最，至九月复呈。如此周而复始。陶曰：且作十余日别。李曰：其问动静，赵夫人当见使来去，不复辞别。便悉下林而去，侍女随次而灭。

右一条十九日夜所受记，书六小青栈纸。寻此诸夫人所说，并无义旨，非必止在周生，亦以兼戒学者，明智功德之义，过於专修，观夫议理亦闻，则其理可见也。

六月二十一日夜，梦一人，年可三十许，白布椅褶平上绩，执手版，版黑色，形容乃端雅见敬，自称赵丞使下官相闻而言曰：昨所与陶隐居，共有辞，欲须雨事国主忧民，乃至，但时运应尔。比诸处屡有章辞，皆不与报陶。既有功行周，方来於此，当为验二人之德，不烦谦谦，恐湮望，故遣报。子良曰：比风日赫烈，塘湖缟竭，五谷隳枯，草木雕落，方虑饥乏，故冒共投辞，希垂沾润。此人曰：当不虑不雨，恐不得洪溢耳。前辞言语乃好，但请雨应墨书，请晴应朱书，并青纸上人，唯言神重丹青，不知丹青有不会处。诸如此者，世问非一，但无人报其此意。其既不自知，反云神而无灵，愿更作墨书辞，勿同前语。子良答：辄从要旨。又问：圣灵何姓，可得闻不。此人曰：问下官耶。答曰：姓黄，字元平，东海人，犹散在保命赵丞间，无位任。仍曰：不得久停，或当更来。敛手而去。

右一条二十一日夜所受记，书一白麻纸。按此年夏旱不雨，积旬。诸道士恒章奏永，无云气，隐居是与周共作辞，依常朱书青纸。二十日晴，后共周於静中奏之。故二十一日夜得此梦。周二十二日夜，乃作墨辞於其应，廷坛自奏。二十三旦，周向家云：昨夕有人报云：今日中当雨。尔旦，天清赤热，了无雨意。至禺中，周来入岭，至上便见东边风云卒起，未达隐居，问於路便雨地得好溜，唯在一山周过左右耳。此一事，即共宣显，只疏云梦不知定梦定觉耶。华阳隐居甲道士周子良，辞窃寻下氏之命，粒食为本，农功所资，在於润泽，顷亢旱积旬，苗稼焦个，远近嗷嗷，瞻天崔息。百姓祈请，永无感降，伏闻水雨之任有，所司存愿哀愍黔首，妇垂沾迟，呼风召云，肤寸而合，使洪潦滥川，水陆咸济，则白鹤之咏，复兴於今，共申至诚，稽类辞请谨辞。天监十四年太岁乙未六月二十一日，辞诣句曲华阳金坛洞天张理，禁赵丞前。此是前所朱书辞者，隐居制周书，始检得，后近写，又寻觅周所易木，未见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，昼外南林，梦一人，年可六十许，着飘风冠，披毛被紫罗裳，手执玉铃，腰带大符，以丹书黄上，不似笔迹当是织成。未尝来也。侍者两人，皆绛衣。进坐，乃言曰：德秀之美，感乎幽冥。吾久欲来，碍以诸务，遂不即果。邓生前亦应为说我来。子良曰：邓仙人备述神灵应垂降意，比恒洗心洁念，仰候真仙。乃笑曰：邓亦寻应来。良久，许乃自悲叹曰：昔为孤栖独往，贤莫过焉，我尝学道於嵩高，积八十余年，蒙得神芝，服之而化。虽得神涉仙阶，而尸宅无寄，今犹在嵩高南石室中，顾之眷恋，心未能豁，子当不忧此事。人言得道不复念形，我念形之切，裂於肝心，可得无棺槨乎。吾今乃桐梧金庭琳宫之师，领苍梧仙人，镇朱台之内，姓徐，字玄真。故令知位字有在耳，寻当与邓生俱来，别更委曲，不为远别。便不复见。须臾，复梦见二人，乃赵丞前所使黄元平者。云昨雨恨不多来，月中当更作。昨往太山，见尊府君送人夕来，乃始得除君死录，更纪生名，如此辈六人。尊府君言，今还北宫，君傥至子良处，道我今来此，今故来为宣之。如此便去。

右一条，二十四日昼寝梦所受记，书两青纸。按邓是此月六日来，徐与邓同在桐梧，故相称引。后二十九日，仍共来也。惟如徐说，虽得化，化犹恋於委形，况在余神鬼中乎。棺槨之事，便弗无矣。此徐君《真拙》所无，而不知何处人，何时得道。云周父还北宫，则是隶邓都所使去。五月，赵丞云，明年春当生王家，今则已去，一得受生，便连逮绝也。又按前刘夫人云：尔名上仙籙已七十余年，而今方云太山始除死记生名、寻此则仙简鬼簿，各各有名，仙简虽有，而鬼簿不除，犹为未定，是故得上仙名函，有落除或仙鬼两名俱正，便无复黜斥还民问，或充鬼役，若是则周生今日之化，永保品矣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，桐梧有二人来，一则桐相金庭宫上师苍梧仙人徐玄真，衣服如前持玉铃，侍者二人，《真诰》无。

一则桐梧仙人邓灵期。衣服亦如前，但持玉铃耳，侍者亦二人，《真诰》无。

邓先言曰：久欲相诣，碍以此。二十七日，蒙受书为帝晨，执盖御史，治桐梧山南青中馆，领华阳学仙，禁四宫中事，以此，故致乖爽。徐君前来，善得接赏耳。子良答曰：蒙徐君垂顾，欢仰无已，复蒙今降，庆莫过此。

徐君曰：向过茅定录处，云始授《子玄真经》，甚助欣然。子良答曰：谬荷灵启垂受真法，但肉人顽疏，修行多替。又曰：闻子名已入束宫青简，尚审其事，比当与邓生往为参之。答曰：赐与参访，实是所希。徐仍指邓曰：此君学道来已数百年，始今得任。子乃坐地获之，故知功夫久有在。邓笑曰：周生绿业，果始韩侯所说，当可言乎。徐曰：周子虽禀仙绿，未得便知前身之事。子良因曰：鄙塞尘陋，岂得知此不，韩侯是谁。邓曰：是束华仙侯韩惠期，领束宫诸简录，治方丈第八玄宫中。向云欲参子事者，正诣此人耳。徐曰：今日匆匆，不得久停，寻当得与邓生俱来，不为远别。下席同出户，侍者随从而灭。

右一条二十九夕所受记，书一大度白麻纸。按徐玄定录，授子玄经检别目云。六月二十七日，华阳童宣定录君旨，授《太霄隐书》、《玄真内诀》云云。而今函中亦无此事，恐与同房俱别封也。论桐梧中仙乃

不应相关，当邓领华阳四宫仙禁，故得往来四宫者，当谓男则童初萧闲，女则易迁含真也，参简之事，别在七月中。

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，凡有十三条事，书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纸。其洞房玄真二条事於目录中，唯阙此余悉具足。

周氏冥通记卷之二

周氏冥通记卷之三

七月事

一依本写即事有隐者今朱注詮记。

乙未年，七月二日夜，七人来。

一人姓周，着玄华冠，服绿毛被丹霄飞裳，佩流金铃。年可五十许，《真诰》有侍者四人，执黄毛节。

一人姓王，衣服似周，服紫羽被，佩流金铃。年可四十许，《真诰》有侍者四人，执绿毛节。

一人姓茅，着远游冠，玄毛被，紫锦衣，佩流金铃。年可六十许，《真诰》有，侍者三人，执玄毛节，又捧一白牙箱。

一人亦姓茅，着芙蓉冠，丹毛被，玄绣衣，佩玉铃。年可六十许，《真诰》有，侍者二人，无所执。

一人姓周，着华盖冠，服云锦衣，佩玉铃。年四十余，《真诰》云名太宾侍者五人执紫毛节。

一人姓司马，着芙蓉冠，服素羽，被紫锦衣，佩玉铃。年四十许，《真诰》有，侍者二人，执青毛节。

一人则乐丞公服如前。侍者五人，《真诰》有，凡此前衣服并丞，后见诰令识之。丞曰：今真人来，何不拜。子良即起再拜，顿首稽顙，乞神仙之诀。

茅定录君曰：功名已着，无烦苦名，并录我所关。

周。紫阳曰：一与尔别便数百年，我当知如一日尔。萦之经生死，一何苦哉。

司马括苍曰：学道不勤，而得道者，乃周生乎。

茅保命曰：勤苦之弊，何可备言，所谓先苦后乐。

王紫阳曰：岁月易积，功业难显。昔闻周生之名，今见周生之德，宿昔犹固，良可知矣。应是嘉字。

周大夫曰：周生年稚而德奥，识浅而智深，已三生如此。我昔微游於世数经，诣之，乃能倾襟布诚而施仁也。我因欲示之要言，而其未堪受法，故不授之，今得相见，良亦为欣。

周紫阳曰：卿知其根由，不乃吾之子孙也。音与其於南海相遇便别，别来已二百余年矣。丞曰：将告卿众真之第一。紫阳左真人，治葛衍山。周君第二，紫阳古真人，治蟠冢山。王君周君传乃云，紫阳有左右真人，亦不显右是王君，不知何名字。第三，定录茅中君第四，保命茅小君第五，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，括苍真人司马先生第七，吾也。此前六等，并真人前后来者，皆仙人。唯冯君是黄庭真人，治中岳耳。

保命问曰：粗悉此位不，子良答：蒙承垂告，已解。定录君曰：前遣景上期授子《玄真内诀》，遂未修之邪。子良曰：蒙赐《玄真经》，即应修用，但洪君前受《洞房》，欲且营之成业，故未暇耳。又告曰：

《洞房》乃好得益迟，修《玄真》专勤者，五年中，便得太玄玉女侍，

犹劝先营之，并修亦不相妨。子良应尔。王君曰：子勤励之，名籍虽定，中问纵息，亦未必得全此功尔。勿轻示人今夕来事。周大夫曰：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，但人不知耳。尔申年当得，上拜太极，不者，则酉年也。此期非远，而亦复为遥，子勤此中问也。司马君曰：子保举既强，得业亦美，道必可谐但其流行之必不息也。子良受旨一二，谨依。丞曰：陶隐居事近，亦不无此议。卿姨屡有脆请二君，乃无异，但恐余处不必允耳。定录曰：陶某名录多阙，穿处不的，由纵见由我，我亦不得自任。中旬，问当与思和，此保命字也。往诸司命问论之意，此必无苦勿卒忧渴。仍云：吾等今去，或复寻更来，其问有信书、疏亦可相通。因以相随而去。

右一条，七月二日夜受记，书四小青栈，又一片续后。

按：紫阳两真，句曲二君，此日若始自降，○前六月，唯遣侍童耳。

《真诰》云：周太宾善鼓一弦琴；是教孙登者为蓬莱右夫人，即应是也。司马括苍，内外书传都不见，又不应是季主，乃可季主儿法育耳。唯见此一来，自后无复所出，隐居。此年四月，自得梦应被召云，官府已整，唯作印未，成意甚惻惻，径向周说。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，姨母乃密营脆信，告潘渊文为条疏，作辞牒，令周共奏请，后天窗洞隐居，都不知。后方问有此，亦不复问周可否。至七月十三日，事诀。十四日旦，周疏受见，示方具耳，止闻此一过，而云屡有脆请，是所未究。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来。齐着青衣，绛绿衣，下紫为腰带，佩金铃，铃下有大符，黑。为文书，青。上手并执板，板白色，似玉见衣缝，缝皆有如织文缀之。每缝际，并有小铃子着之，行辄有声。其一女则刘玄微，一则陶智安，余者皆不识，亦不见。与语j刘夫人曰：比修学稍得新业邪，吾旦往东华，今始还。文书事粗得了见，尔名已度上东华青简，甚助为庆。陶夫人曰：闻近斋而俟北斗，大不可言，讶尔标心，乃至於此星，亦未可卒见，积以岁月，所不论耳。刘夫人因唤诸女曰：此周生有凌云之秀，将可与共语。一人应曰：下仙未敢与高人语。刘曰：高下未必可定，伊犹沉滞尘喧，共启悟之耳，何高之有。此女笑曰：别当相造，今未容言。陶曰：此段易迁中有柳妙基，谓应作姬字，受口语音不得字体也。孙芳华，阮惠香，此三女，《真拙》中皆无。此三子学有功夫，得度方诸第八朱台中受书，并为仙妃，故今知之。刘曰：周生，尔欲之乎。答曰：凡虫乌非所敢希。曰：尔得希之，所以相告。陶曰：夜已深，宜去。便欲去。诸女曰：待依。因相随而灭。

右一条，三日夜所受记，书两小青纸。按：此即是前月所云，送学簿，呈东华，还过而下，见赵王。乃更有余人兼申嘲说，欲希之辞夫，以涵育两仪，照临日月，山泽通气，阴阳离会，莫不皆须匹偶，共相映协。自高真以下，减周斯义。既已久表昔记於令差非嫌惑。但长幼贵贱，年月賒促，各有终运，不必日均耳。如其道超域外，心凝化表者，时或边应，作非复体谐。接文殊之感，现净名之室，作宾友称寄，对扶桑谅，别有旨矣。

七月九日夜，见紫阳周王二真人，定录君三人，衣服并如前，侍者共可有十许人。紫阳童亦在中，自共语良久。定录君乃语子良曰：比劳用心，吾天事频频，以疲我神，此六日，往东华，见尔名已上青简，

乃位为保晨司，始吾徒也，不亦巍巍乎。此乃冥符宿契，虽非此问之职，要应先当成就。周紫阳仍曰：尔自应得此位，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显，直奏功夫事，致使移时。夫涉真境，便多有试，好固心力，勿弱於其问，王紫阳曰：得如此甚好，但恐以试为难耳。子良因请问：不审几试，试若大小，恐肉人邪僻，能不忧惧。王曰：当两小试，或为虎狼，或为殊声异形，以怖於人，尔见此时，但整心建意，勿悼惶也。若不过者，怪应作壤字。人功夫俄顷耳。周少来神瞻强正，小儿时，独宿空屋，夜行林草，了无忌惮，未尝魔惊。及来茅山，至移朱阳，晨夜间路去来，恒独行耳。始近问人说，从今八九月以来，绾察往反，必须一两人相伴，小侵闻。则便执刀杖，人问何忽尔，亦为作伊鸣相答，此当是去期。近密防诸试，只二十六夕移东癸宿，亦使一道士，窗下伴眠。道士觉其不得眠，数起，坐诵诸咒，说此复是临时，犹虑有异於平日，致惊怖耳，而遂得免过，当由功力强。定录又曰：昨东华集诸司命，及土地神灵典司之徒，检课简录，见天下民人为善者，五十分无一，而况於神仙，万万之不过两三耳。其中功夫已成而复落除者，亦不少。吾将忧仙籍，无复人也。兼运度已逼灾世，益难见。束华上簿紫录内格中，有上上真录者五人，已落二人，补地解无复进补者，上中真者，二十八人，一落七人，二人补下仙，五人复还人中，唯上一人补耳。上下真者三百人，一落二十六人，十一人补地解，十五人还民，中都复上八人耳。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，一落四十二人，十二人补三官中职，六人成尸解，二十四人成贱民，都成五十人耳。上中仙者，二百九十三人，一落七十人，十人退成下仙，八人得尸解，五十一人还生民中。复上十一人耳。上下仙者，四百三人，一落七十八人，二十人为邓都所引，四人被考三官，五十四人还民间，复上十九人耳。始今月标落，此诸人须至分节，当上言太极，更记死录於太山，见此辈良为可悲。并皆修法不勤，或先亡引逮，所行乖道，或先勤后息，失此功夫，一何苦哉。亦有垂登云天者，日月不空，并下教真人降授之，其或处在深山，或学道历年，人并不知此，吾等亦时时教授如尔，今日人谁知邪。

周君曰：茅定录说此者，是戒尔之深矣，勿怠惰於其问。尔乃近在下品仙人耳，尔乃当登中仙之上；得游行太极，控驾龙鳞，不亦快乎。王君曰：茅定录及周紫阳所诫，实为深矣，足为子之实录也。此句曲山中，亦有三四人，入下仙品，欲知之乎。子良因问家师陶公何如，答曰：假令尔如其者，则期真不难也。陶久入下仙之上，乃范幼冲等也。一本作中仙之中，后农墨点口，下仙之上，未解所以。既云久入，今当由息替致降二阶邪。范幼冲为童，初监出《真诰》中，未知真仙品，与都水监何如耳。已说句曲有四人，欲知之乎，而竟不得问是谁，甚为可恨。今以耳目所闻见者，在男人中，有蒋薛，女人中，有蒋宋，并久就修学，其长少男女，南北亦复数人，或有德行，或有信识，但於学功未深耳。许灵真虽先圣之胤，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学。杨超，远今虽在林屋，先是旧句曲道士，甚有才意，今未知谁当会此三人之数者，但应各加精勤，庶充此限耳。子良又问子良姨何如，答曰：乃得无大过，但令勤之，后身或取耳，今生且未可言。其姨母本钱塘人，姓张，三岁失父，随母重适永嘉徐家，仍冒徐姓。十岁，便

出家，随师学道，在余姚立精舍，性至真正，唯摄妹兄子良一人。至年三十五，公制所逼，诸道义劝令其作方便，出适上虞朱家，而遂陷世法，以此耻慨，致结气病涉四年，育一男，便携还永嘉，从此离绝。至今十有一年，乃云，小来手未尝杀虫蚁，妄折花草，唯日中一食，而恨性过严治於目下刻急，如今所言，乃得无大过，独是不无小失，当以不能遂固节取命，兼挫辱於神鬼。故也学业既浅，岂望今身有果，但两三生得以为幸矣。

周君更问子良：尔姓何等。子良仓卒不得道前赐名字，直云姓周名子良。君勃然曰：何以谬滥，汝乃道士周太玄，字虚灵，而比於世中周子良邪。汝名书玉简皆作周太玄，勿复胜。应作称字。子良唯於世上名子良耳，勿以隐名示於俗人。天下人应得道者，何限而偏依依於尔。非直以挺命感真，亦如以亲逮故耳。昔有杨许者，杨恒有神真往来，而许永不得见。所以尔者，许心徒勤谦犹，欲想未除，故不得见。杨位亦不大於许，其神凝志安，万邪不能干，其正华绮不能乱其心，故受语於杨，今以示许也。尔今得见吾等，亦如杨之用行耳。凡此事莫轻示人，吾昔与裴清灵去来华侨处，受其言语，令以示许侨宿本俗民，性气虚疏，不能隐秘。告其一法，回而加增，逢人不问愚贤辄敢便说之。如此既多，便回受於扬耳。侨乃流沉河水，身没异方，得脱以来始十四年耳。今犹在鬼伍，昼夜辛勤，诸如此事，可不慎乎，尔勿示人此事也。扬许及华侨事皆出《真诰》中也。

定录曰：昨见杨在束华，吾乃要来，其云欲来，碍以诸事，别当看之耳。王君曰：此月初，乃见许侯与紫微夫人及右英，共轡龙车，往诣南真。紫微问我，见有周太玄已刻紫录，将应得道，比欲观其德业，君见之不。吾因答已经诣之，乃有萧然之德，甚可启悟紫微。言别往看之，明年秋事令得去。紫微夫人主下教者。

定录曰：言语粗悉，足为周生保试，今且去，天务繁多，明日望定。因相随而去，此二更中来，入四更乃去，言语多亦不能尽得记忆也。

右一条，九日夜所受记，书五白官纸。此条中，多说上落及宣漏诸事，全是欲严相诫，防恐脱言说，便致譴黜，既如此，伊何由敢显，虽复王威加逼，金帛满堂，亦当杜口道义等。故自息求而此中引杨许之谕一亦何必不别有所指，追恨不知早相共理，令阙佚渐加钻访，必不徒然往矣。如何犹冀於冥途之中，既更通感耳。

七月十一日夜，见桐桥徐邓二人来，衣服皆如前，徐至，便言曰：名已果上束华，定为保晨司，甚助欣庆。邓曰：昨已应有说此事者，子良答尔诸真，亦粗说其事，但子良庸陋，岂敢仰希恃蒙神真提拂不论耳。

徐曰：近见赵威伯，作事上保命，曰：周子良，字元稣，右一人，改名太玄，字虚灵。以其生周逵家，已上紫录，次生刘伟家，复书玉编，既经历辛勤，今谨依上科，报以下仙为保籍丞，羽仪衣服如故法。

保命仍将往，共定录省察良久，乃作赞，上束华曰：周玄秀德，心志虚清，谨按紫格，可刻仙名。束华乃更命，以七月七日，会仙官检名簿，因得尔品目位，合中仙，更奏上仙，为保晨司韩侯。仍作事曰：周太玄，字虚灵，右一人，昔标怀道之志，今建荡然之德，上合乾纲，下应地纪，依如仙格，合中品之上，伏见保晨司年限欲满，请选太玄以补之。谨上青君，命云如牒，仍作简文曰：

惟周太玄因业树兹刻名仙简为保晨司。此韩侯刻紫玉之简，赤金为文，以上言太上也。

吾闻此位，寻满不出一二年中，应相召也。子良问：不审此位，若为羽仪。徐答曰：亦不可为定，更由功业之高下，理有丹龙绿车玄羽之盖，素毛之节，青衣玉女五人，朱衣玉童七人，执鸿翮之扇，建扶灵之冠，服紫羽之被，绛霄之衣，带宝玉之铃，六丁为使，万神受保。知天下神仙功夫之事，教学之方，非复人间保籍丞也。故指来相报，未可示人身之遗迹，乃后人之所效耳。邓曰：桐梧真君，乃欲来，须见太虚，司阴二真。既累去后，与两 / J' 儿竟夕拼档，恐明日人来，见纵边於是，内外无知者，以至于今，唯密以启闻耳，寻此便是前缘所招，或咎谴应至定录，赵丞灼然知见，而不可校也。寻既未知，应为此位，那言不大欲为，恐是悬照。此意自发上道心，察老君诚解，其性理习忘，相怀於一切有为，无复执着。与时求道之志，便有浓淡，故以推心，知当不大欲为耳。今既忘言於取舍，便亦不辞此任。但令得在能利益众生，处虽卑虽苦，甘心为之。后云虽欲荡情散虑，亦未能都去，此实神察六七往道中，犹烦恼未尽，泛此信忍，望都除邪。五年十年，非但未定朝闻夕宾，亦是所愿，周生既已见舍，便欲促往寻之，依别记目录。此月十五日，保命授三天龙文并令，且混人勿异边行来动 静，但意云此一条不显出，恐是与龙文别封也。

右一条，十一日夜所受记，书三白官纸。此条中便是定位，即云待前人满，则未便到职。但未知犹且领丞，任俟期而去，为不成称丞，直游散住邪。此非可意求，须有通感髻髻，乃可知耳。计今必应，犹在洞中也。

十三日夜，定录赵丞俱来。定录曰：昨与思和至太元府，仍诣南夫人，论陶某事，乃得由少时。子良问申几时，又曰：未测几时，或五年十年，事虽关，我亦由 上府，继束华隶司命，未敢为定。赵丞仍曰：且已被束宫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。问召为何职仙官鬼官，丞答：蓬莱都水监高光，坐治水事，被责，似欲以陶代之。既且停召，当更选耳。此是仙官隶司阴府掌水事，以陶有劳，故得补之。如陶意似不大欲为此位，既仙，陶当不知卿可以事白陶也。少许时，又曰：夫人生祸延福赒，皆有因而至，非神明之所，如陶今夕心意，岂复忆此，虽云欲荡情散虑，恐亦未能，都去如何。复言合丹事云云。不知此所道弗闻，可恨也。又言青童大君，月 未当来，华当脱阳字检选仙事云云。

右一条，十三日夜所受记，书一小白纸。按此告，即符前二日所云，中旬问共为论也。周以十四清旦，来入岭止疏前停，召事见示，即问周何意，有今夕心意 语，答云：亦不解所以，见意色甚不好，子良，亦不敢问，于时，既密解此意，便止不更重论岭裹以。十三夕一更，忽被冠似有六七人，皆执杖奄至阶前，前一人， 唤言在御仗中，蒙假还，束畔等数人乏资粮，故来就先生乞，于时已闭户，未眠闻此，便开户当对呼进，随意所须衣服物器，一皆舍与，别屋雨小儿并被录置。既从 来未尝见此，不能不惧，而犹向其道，但各取重担，徐去必无告讨，正恐君劫道士罪重，我当作好意，相与使后也。

十八日夜，见定录，曰：陶乃答吾前语年限犹未定，别更报尔。所云欲住雷平山后，此亦不胜，今居论灾，厉刀兵水火之事，乃为好耳。此地

本非可隐居寂处，直可以避灾害，住与不住，无胜否也。又论方托形何处，此由人心，心既未发，吾宁得知方将而言，唯句曲可住，吴越名山乃不少，未见有大胜地，犹劝陶居此山。

右一条，十八日夜所受记，书一白藤纸。陶隐居既得周所宣事，以十五日疏作辞语，与周令接覲之日为申陈，如此，即是相酬之告，周竟不以此见向道，当是无正可否以宣也。于时至尊垂恩，为置宋长沙道士二癖，并左右空地於此癖西，复为起观前左右，即是许长史旧基，窃恐则近真纵。或以致譴，故二三因闻耳，追恨不得作方富通辞，方富通辞则亦应方万酬答也。

二十五日夜，梦见唐赵二丞来。赵曰：近何意恒劳苦，损人精神，僭人耳目，今去勿复遇辛苦。子良问：不审住此癖中好否，比者恒忧与盗事。赵回头曰：此事关唐丞。唐丞仍曰：虽见关，亦不得自由，夫灾祸，亦非鬼神所知。此癖自不须多忧，疲人心虑，子良言劫盗事，深以仰凭。答曰：自保勩，不须过忧，便去。君论期运事竟，应相造也。我等且去，寻复相过。子良起送，相随而灭。

右一条，二十五日夜梦所受，记书一白官纸。此夏旱，人情恶，山有尊长，但虑惊怖富。故以此祈访也。唐丞，名公房，亦四丞之一，云主死生，计劫盗事，正应由乐丞不知关唐也。记中从来见唐来事，今若始遂，应有始相识语，恐前已有，不必存记耳。西应此后，至今顾蒙安隐也。依别记目录，此月二十八日，唐丞又云劫盗事，不令忧云云。此不显，恐是不录也。

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，凡有七条事，书青白大小合十纸。於目录中阙一条，余悉具足也。

周氏冥通记卷之三

周氏冥通记卷之四

此卷从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，至丙申年七月末，月月悉记所通目录。其五六月并具，即前别三卷。自八月后，至今年七月末，止有此年目录，无更别记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昼，保命府赵丞告。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，保命范帅告。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，中岳仙人洪先生告伺二星。云云。

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昼，梦食合金液醪。云云。

右四条，五月中事，今别撰在第一卷。111条云见，一条云梦。

乙未年六月一日，保命赵丞，华阳司农玉童，紫阳内官玉童，各告治身之行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四日，华阳童告人骂辱，令心勿受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六日，桐桥仙人邓君来结冥友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八日，紫阳玉童宣周君旨，改名字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九日，闻人隐告坐外偃房事。云云。又保命赵丞告流汗事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一日，於束岭宿，易迁女仙李飞华，告有五女仙欲来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二日，中岳真人冯君，萧闲堂主张君，中岳仙人洪君，保命府乐丞华阳玉童，凡五人，告长生要言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十三日，范帅告勿食肉事。云云

乙未年六月十五日，中岳洪先生授《洞房经》。云云，今阙此记。

乙未年六月十五日，范帅遣人来，重责食肉事，云云岳去后来。

乙未年六月十九日，易迁五女仙来告生死因缘根本。云云

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，赵丞遣黄元平，告请雨事。云云

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，苍梧仙人徐君棺椁事。云云

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，赵丞又遣来告请雨腾辞苍梧去后。云云，今阙此事

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，黄元平告已落太山死籍。云云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，华阳童宣定录旨，授玄真经。云云，今阙此记。

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，苍梧徐君执盖邓君，告名已上束华。云云

右十七条六月中事，今别撰在第二卷。凡阙三条，今见十四条，并不言梦。

乙未年七月二日，紫阳周王二真人，定录保命二真君，周大夫，司马括苍，乐丞同来，大论语事，云云又及隐脆事。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三日，易迁有女仙来，云名已上青简云云。

乙未年七月九日，二紫阳定录，告已进为保晨司，并输上落人数。云云

乙未年七月十一日，徐邓二人来，云参定束华名说上事牒。云云

乙未年七月十三日，定录君及赵丞告陶得停召合及事。云云

乙未年七月十五日，保命君授三天龙文，并令但且混人世，勿为异应行来，动静营为，出入任意，但勿违犯正法耳。条真法时，但默行，莫令人知。神明不以万里为遥，不以山海为难，恋行应动任所趣，勿以吾等为碍。云云，今阙此记。

乙未年七月十八日，见定录君云陶答语，及问所住。云云

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，赵唐二丞告勿过劳神疲体。云云

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唐丞告劫盗灾祸，不须防慎，不令有忧。云云，今阙此记。

右九条七月中事，今别撰在第三卷。阙二条，今见有七条，并或见或梦。并右三十条，并有具记。唯阙五条。从此后，并无别记，实为深恨。

乙未年八月一日，范监来告云：此日诸真相就论说欢已毕，自今已后，欲令自来，处处游观。云云，此云来则非梦。

八月五日，梦从一朱门崇阙入，见司命君，见授夜光芝。云云，夜光芝是句曲五种芝限。

八月七日，梦入华阳中，先经保命府，后至定录问次往萧闲探龙仙芝。云云。此则从北入而向南也。龙仙芝亦见五种芝限。

八月九日，梦至定录，问见，问云乃同人斋邪。云云。尔日在中堂，王法明为皇家涂炭斋。

八月十二日，梦与定录君於华阳内共乘车，侍玉女三十人，奏天乐，造南真於丹城，南真见告。云云。因又告太元，太元示以仙籍。云云。二真府并在大霍也。

八月十五日，梦与定录保命，共往紫微夫人处。云云。紫微治玄龙宫，应在北方。

八月十六日，梦至方诸，见青君府，不见青君。乃见韩太华，丹青馆宋夫人见，告神仙之要，委形之术。云韩太华，始以今年度束宫，受书朱宫玉妃之宾友韩，出《真诰》也。

八月十九日，又梦造方诸，正见青君出游，杨君九华及许仙侯皆从。

因造韩侯见告簿籍事。云云韩即前卷所云东宫典录籍者，名惠期也。

八月二十一日，梦与保命至蓬莱，见周大夫。又至一朱台巨阙青轩紫房，云是司阴府陶某近正应肩治此东南一玄宫中。因复行，见一人，面金色，长短中形，人着飞霄衣冠，见告道法之事。云云保命曰：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，仍告道业因縁甚多。云云周大夫，即大宾。

《真拙婴亦云：在蓬莱，司阴君主天下水事，事出马君传前，不知那治在蓬莱小方诸，多事道事，亦出《真拙阁》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梦与范监赵丞至大衡山，见南陵薛大夫，中黄杜大夫，见授隐变方。因尔又行，见一草屋，甚高大绝，有甘泉，杂生众华。范监云：此是游仙之庐，因共入，坐屋下谈神仙事。云云。薛杜二大夫《真诰》中无也。

八月二十五日，梦入华阳，造定录，谕来年十月可保得申延不。答云：可尔。云云此其犹欲留世意。所以发此请，虽初云可尔，恐后复相请，却审得申者，则不应，十月果去也。

八月二十六日夜，梦定录保命来见，告云明当复往东华过司命问，既是天事不复得同，当更为访韩侯论尔，不更回异不。些别及复屡道名简事，此则不可为定，进退皆复由功过故也。

八月二十九日，见上期来宣定录旨云：韩侯甚有怀於尔，简录犹因。

云云。此云见来，则非梦也。上期是华阳重姓，景名上期也。

右十三条，八月中事二条是来，十一条是梦往。

九月二日，梦至华阳中见二君。云云。

九月五日，梦又至蓬莱，先过司命。司命见告：服神丹应，先须名上仙籍，乃得服之。云云乃至蓬莱见周大夫，食一草，状如槐香而紫色，见告云：子未得食此，得食此，便如吾耳，及火枣交梨事？云云火枣交梨出《真诰》中亦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。

九月八日，梦与赵丞共游易迁，童初二宫，二宫相去可五六里。易迁，女仙宫。童初，男仙宫。而未知东西列为南北列耳也。

九月十日，梦与保命到一山，山形平团，异於人问，山名为丹龙，云中有洞，多仙真。丹龙云在阳洛之南，是南真所治之宫也。

九月十五日，梦独往桐桥山，见金庭馆，珠宝焕丽，宫室行列殊多。亦有青黄，尽相似。复云有金庭洞宫，自所见者，非其限，乃众仙之游憩，典司之所治耳，非王真人所居。束方大君来时，别复有宫，虽云有而自不见。桐相右弼，王所治之处，亦云山内外并有宫府。

九月二十三日，梦定录来於朱阳，见携到司命府，道逢玄清，紫微二夫人，乘云饼，从二十余玉女，语定录云：司命紫阳正相迟尘生，今来，亦是其冥。意言见笑为尘生，不言是陈生。

定录答语。云云当尔时，亦不知在何所，但觉不然而行耳。到司命门，即见紫阳，共见。告大有所言，非可具记。此应有奇事也。

九月二十五日，忽梦见张理禁令，诵《道德》云云。《道德》二篇，实道书之宗极，太极真人亦云：诵之万过，白日升天。

右从前来至此，并墨书大度西麻，几七百纸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梦见天西北有一

物，长数十丈，青赤色，首尾等大状似虹。因到张理禁处，问此为何物。答云：名玄霞之兽，或呼为水母，乃可愁矣。夫有中之无，未若无中之无，空无之理，难可思议，此九六之灾显矣，人谁知之。张为保命府禁伯，主请雨水，故以问之。事出《真址婴》，张既善谈虚无，每语辄入斯境。隐居谓有中之无，自性空也，无中之无，毕竟空也。但水解说，此何指耳。

右八条，九月中事，并记云梦。

十月二日，梦见洪先生，见令诵《太素祝》。云云。未详此出何经。

十月五日，梦见定录君，云：比来多诸进御，善自禁节，勿纵志也。似应作恣字，既亟有上落实，宜恒加精勤也。

十一日见紫阳，定录保命桐梧来，及移朱阳事。云云。不知论此可否云何。

十八日，见定录，云：朱阳非尔所居处，若不能远去，只朱阳左侧，亦好良常为胜，恐尔不能处之耳。此月十九日，隐居始移朱阳住，周亦同来，既是公馆，当虑有日之事，以为妨碍故也。

二十日，梦见南真紫微。云云。

二十七日，梦见赵丞洪先生及星事。云云。犹应是司二星事耳。

二十九日，梦至一处，名为阴城之宫，大有仙人，而自不识。未见阴城宫所出处。

右七条，十月中事。二条云见，五条云梦。

十一月三日，梦见洪君及唐丞，言曰：云间星没，唯宜瞩南山坐耳，此虽可瞻，而非求真之体。三日，应司二星既云闻，亦不宜便眠耳。

十一月八日，梦见定录，因自陈欲寄朱阳束为小屋，未审可尔不。答云：束好所恨，下葬为不便耳。夫居当作四合舍，不者不可不作堂束西厢。若不尔，名为孤凶宅，但以意作之，尔其去矣，以遗来者。吾见陶某，比意大欲相试尔，但浮此迹，勿畏人不信，得不信，乃为吾之快矣。东冈有两大窠。皆可营墓，初本欲於西窠作癖恨广大，更令就窠西立寮，近朱阳为好，周今定葬束窠正南向。

十三日，梦见周君言曰：陶某或信不信，多好试人，但尔比亦喧然多诸杂想，可自节。此频频告云：陶或信不信，欲相试，今追思不意的，有不信事，自从遗想来。凡一切有为，通无尔恨耳。於周事实，亦谦尚，亦不乖，芳背正自愜然。有时见其遇冗，既率意，嫌接神之体不应尔。至於周欲别立屋，便虚心相许，自为看地，给钱一万。伊本顾即作三问堂，东西厢各二间，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，互兴言说，遂不成。复作厢，止三问堂屋而已。今日方见事迹如此，明非已立意也。比者微有准拟，犹欲追为起之，其留启云止请留一问，既为游旧之所，今则并修，理之不令芜杂也。

十五日，梦见洪君来告，曰：尔即欲所居西北面，有故气，吾今共汝看之。便往至彼处，见一人，形极丑陋。君曰：此即是大都，畏人居之，定无苦。朱阳馆及彼寮以后，乃有两三椁，状似古冢，既林草榛芜，亦可经人，埋尘不见。有巫场处所，云故气，正当魂爽辈耳，既日无苦，便不为害也。

二十日，见一女人，形容殊丽，上下青衣侍二女，至户内，立而无言。
二十六日，梦见周蓬菜，云北斗已复不见，而祝於二星云云。当是二十七，应司二星，今夕已阴晦，必不见也。

二十九日，梦见茅二君，周二君，并有控，乘游於雷平，直取伏龙，定录并举手见向，如谢去状。雷早在绾东南，伏龙在西北，便升空从绾十度，故得相望也。

右七条，十一月中事。一条云见；六条云梦。

十二月三日，见徐瞪应作邓字。二君，言去。二十九日，桐梧府校籍顿误上罪人典簿，三人被责。云云。便不了此事所以也。

七日，梦往司命处，告玉清清玄事。云云。此所论殊高，□不略说也。

十一日，梦见韩夫人云：比者情志落落，弥入真相。云云。应是韩太华，始以七月度东宫为妃。

十九日，见一人驾大车，形容甚壮，从者十人，直见拜温冻而已。

二十一日，定录告云，前来拜者，邓都执法君蔡子迁也。尔方综其上官，故来通报耳。云云，保命府职僚，皆总治邓岱丞位，弥相关涉上官，当保籍任也。

二十五日，见赵丞直云：仙籍空矣，尔勿忧矣。故七月中，定录所叹，亦云方忧仙籍无人。

二十八日夕，见定录，赵丞，范帅三人。子良问所通辞，仰呈君未。君云适得。君仍语丞云：可速因直尔而已，更别余语。云云。此中似ZIJ有事旨，不容备言，亦应是为帅见有辞存。

右七条，十二月中事。五条云见，二条云梦。

闰月三日，梦见韩夫人云：世上方无复踪如可。云云。韩犹应是太华。

六日，见洪先生云：子勤之，勸之，前后事事也。云云。此亦励息耳。

十五日，见保命云：尔屋事，勿以在怀，伤人神气，其人寻来就上。其正月、欲戴屋而所顾，师永不来。乃云：欲作辞，告县摄之帅，定寻自来，当由此。故有今告也。

十八日，梦大司命君问曰：子欲仙。不答，实愿仙。云：愿仙，何，不学仙。云云。

二十三日，见洪先生云：此所问泛舟者，乃中岳仙人干朴也，其前生经识陶某耳，非今生相识也，岂复来於此邪。去冬，有人姓顾名道度，从外江还。云於大雷，忽逢一人，乘小小鹿颈船，工劣容一人，从浪中来，直呼顾姓名，云：下都去，欲寄书与茅山陶隐居。隐居已与我欲助其功夫，以献主，主正尔，见作书垂，当授与，忽云罢君会不往山，我寻自下云：此人自称姓彭，顾至都匆匆往广陵，欲宣此消息，而无方於华监问，过嗣真绾道士强，文敬因疏寄具还如此，隐居唯听其下，亦不以问周，周当是问强说自私访冥中，既如此告，便当不复自下。

二十五日，见定录保命二君。保命曰：年内多劳，扇削鬼神，三官中奏尔云多罪，吾已却之，不宜三过如此。云云。伊蒙神真扶奖如此。不免一官所奏，泛庸庸之徒邪，唯各宜如履薄冰耳。

二十六日，见周君云：葛衍之束，水已加八十一丈，南衡山西边，顿崩为渊。云云。

二十八日，见徐君云：韩众已复有事，今与邓生往看之。云云。此诨不众字惠期邪，众亦云作霍林司命。岁夕梦见司命南真，南真见授一子，

大如鹅卵，令瞰之。司命云：道未成，不得九转之华，且食此，亦足明尔。云云。

右八条，闰月中事。六条云见，二条云梦。右从八月初至闰月末，几六月中合五十一条事。十六条云见，111 十五条云梦，从九月二十九日来至此，并朱书大度色纸，并纸，黄书共一纸也。

丙申年正月二日，梦造小有天，见王君云：尔何遑遑於人间，名已定，勿亏顿於世路。云云。此王屋山清虚王君，为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。十日，见洪君范帅，云：明是戊寅，上玄治建，可戴屋。云：但宅不得其所。洪云：大象尚复无常，人生有何定邪，只此亦好。又及洞经事。云云其本欲取此日戴屋，而师不来。又小雨，遂不果。至丁亥日，方得戴耳。

十一日，见定录保命桐相周君。周君云：尔不复骛真道耶，吾将去尔。子良未得答，定录乃云：其心不然，正是身废耳，紫阳试之邪。保命云：尔何意顿取人三百斛谷。子良答：不取。又云：见取何意顿取人三百斛谷。子良答：不取。又云：见取何云不取已尔，别当埤之余，别自语所不能了。其此数句中，为起屋事恒伟惶 不作，恐身既废，心亦是急，定录讶之耳，取谷之事，了不闻，有此音适，计三百斛谷，是百三十斛米，平人六年食，恐以为食师以此米者，其从来为师使，本是衣食弟子，不应以此为责。伊云：不取。神证云：取两不应妄。又云：别当埤之思。此答所不解。

十四夕，梦见许仙侯等五人，自共语。许云：自宅此宇，未足久便，已近二百许年。又闻一人答：兆劫尚复倏尔，此何足为远。不知是谁许长史立山宅，应是晋穆帝永和中，至今一百六七十年耳。

十七夕，见定录唐丞来，中君云：许侯近所言，亦深哉。唐丞论北台事极多，非可书铭，北台邓都北帝台。

二十四夕，见定录君云：念真不密，秽气无辩，自云研莹之云云。

二十七日，见保命及洪君。洪君云：勿轻说人事。云云。此当有所试，不知是何耳。

右七条起，丙申年正月中事。四条云见，二条云梦。

三月三日，梦见洪先生云北斗事。云云。此复是司二星也，洪是授云，故屡屡言之。

七日，梦见定录云：临海烧山中，有仙人游在人问，自号彭先生，实是郑玄，字子阴，陆浑仙人也。朱交甫令其观上人情及修道者，其寻或当来，先昨已往建 安，临海人书与道士邹尧云：某人彭公在此，不尧得而插静棣，故人得见之。其人亟乘一刀一刀小船。而歌曰：太霄何冥冥，灵真时下游，命我器涂除，采察云中 俦，世路多淫浊，真诚不可搜，促驾还陆岭，人间无与酬。步行亦咏此，其若来，可不接之。其人形中人，面左边有紫志，着黄绢帽，多髯，而前齿缺是也。书此一条，独委曲者，当是或欲，示后人也。烧山即赤水山，今亦属永宁乐，或三县共界，未知邹尧是何处人，显昭形服，如此便是可察，正恐伊知人识，更复改容耳。

九日，见赵丞云：比者情志，何甚索索。云云。

十四日，见定录云：司命来月中旬当来，西宫束官人，亦并来，故逆示。云云。此当是云三月十八日事，见其此日亦有辞本存也。

二十日，梦见司命君，君见，令取青此一字章漫，永不可识也。以呈司命。司命云：此可耳，心未真也。当更研莹，见景上期来云：二君今往龟山，聊过令知如 此所见，意气欲动，前与人戏过，致使时魅相侵，赖得高监相为，不尔几致变。闻周在第中，忽辅痛恐是此意。高监不知谁，洞中不见此人也。又曰：裹屋人自称不 道士者，是北星鬼官所使，勿信之。以邪情亟惑人，坏人真气，可急诣许，驾去已远，不得久停，便去。周在都仍就王法明同住南庾第道士馆中，在外屋宿，当是欲 进诸木问事？故得此，告其还多有问木者，而都不说，此事实能慎密也。

二十五日，见唐赵一。一丞来云，还於旧居，便共觉萧然，多论九转事。云云并二君令告。云云。其是二+三日，还至山意殊不许游行人问，九转事无闻，一何可叹也。

右六条，二月中事。五条云见，一条云梦。

三月三日，见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余事。云云。紫文仙忌云尔，止谓此一日耳。

八日，见赵丞云天下邪鬼之事，令慎之诸。云云。

二十九日，见保命云：勿犯雾露。云云。

右三条事，三月中事。并云见。

四月九日，见定录云前疏文辞殊雅，但恐心不必然耳。云云。不见此辞本也。

十五日，见三丞及洪君来，云：欲下都邪，勿不复反山，诸人自共语，多不了。其于时，欲出都定下，果六月□去耳。

右二条，四月中事。并云见。

五月九日，梦见司命定录保命，及众真并见，试以绿业事。云云，色不悦，又及应忧盗事，云当时相救。

十五日，梦到束宫，拜青君，见韩侯等。虽不面见青君，而传驿意气，大见怜愍，韩侯接对如常耳。如此说者，前韩众便非惠期也。

二十九日，梦司命三君，云：前事遣赤城外卫军十人相助，遂不能都，此字草漫，不可识也。亦得可可耳。不解此何，若是前所云，忧盗相救助者，则不应言，亦得可可也。于时实都得寂然也。

右三条，五月中事。并云从正月来至此见，并黄纸书大度细色纸，凡四纸半，前纸按年末朱书后。

六月十日，於道中眠，梦见范帅云：恶魅横行，不可卒禁，勿轻慢之，虽无如人，何交尔不好。云云。周暂出都以此月九日晓，出山就津宿。

十日早发尔夕，应在胡熟方山问，此月中还，近多温病。

十九日，於第中，梦断肉乃食鹅膏，未可解也。追检此日，王法明文子在馆宿，延陵嵇茂先亦入其多责，郭邑般果食中，必有鹅膏煎煮之也。

二十八日夕，梦见紫微游行。云云

右三条，六月中事。一条云见，二条云梦。

七月一日，见洪先生云：八霞之表，已陈尔居处，束莱可不装束，云云大多不可复载。，此中当说去留文会。

八日，复梦见韩侯，紫微，杨君，定录等，多为论性命之致，因绿罪福之源，若疏此可三四纸许。不闻此，亦为殊恨也。

十七日，见保命赵丞，多论天地灾横之事，亦甚多不可记。此事理难当说。

二十三日，见众真凡三十人，多论人治身之本，谢殃之法甚多。亦复论作九转事。云云。此条不显为恨最深。

右四条，七月中事。三条云见，一条云梦，从六月初来，共纸一大度白栈纸也。右从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末，凡七月，中合二十八条。十八条云见，十条云梦。

右从目录，凡用墨朱黄三色书大度白及细纸，合十六番。八番白，八番色。并右从去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，至今丙申年七月末，合一百九条。六十三条云见，四十六条1百梦。从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，舍世凡三月日，中文书记，不复显出。寻入今年来，月月所记，自疏简未知是，不复悉记，为时近致希邪。周紫阳记，《九真玉沥丹方》。

云轻於九转，易於九转，此别一纸，无日月。

九茎紫菌琅葛芝一斤。出南闽，句曲北亦有。

丹朱玉浆二斗。出南闽，此问亦有也。

右二物，细切芝，竟仍以玉浆一斗渍之一宿，埋阴垣之阳，去垣三寸，入土一尺，以白瓦器容四斗许盛，仍以瓦盘盖之，蜡密封之上，土令厚二寸，以今日午时埋，至明日午时出之。持之南行，取己所住户十二步，乃置眠林头。按上至明日午时，又以铜器盛煎之，令火齐器底，勿令火艳出器边也。得三沸，竟又内玉浆一斗，又加火高初五分许，可以蓬蒿为薪煎，令余一斗洒滓乾之闭汁三日。三日竟开，视上当有紫光曜日，夜不用然灯，此即成矣。又以药滓置木臼中，捣三百二十杵，纸裹令密。若以投水，水流即停。若封屋室，万人不能开。若俚劫贼，合众不能动。封山，山开，封人，人伏。若欲速登天，可并服之，即死矣。若欲且留世，当稍服之，尽亦仙矣。勿以分人，及令人知见也。唯可心知口服而已，若令人知，空失此药也。

右此一方，无年月日，不知何时书，满一白栈纸。谨正。此药名既又云，唯可心知，便是难可思详，已历问同住人，大小咸云，不觉见垣内埋药，亦不闻木臼捣声，恐或别处作，不论耳。即云服之即死，故追以疑，虽见温酒，亦或假以乱之耳言。

大凡四卷真本，书杂色，合六十五番，或真，或草行。

周氏具通记卷之四